



韩国富川庆典 法轮功团体获嘉奖

【明慧网】由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及功法演示队，于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受邀参加“第六届富川市民和谐广角”庆典，并荣获富川未来奖。

富川市作为首尔的卫星都市，人口约达八十五万，每年都举办“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和“国际漫画庆典”等多种文化艺术活动。参加本次活动的有文化艺术团体、居民自治团体、福利社团、学校等共七十八个表演团。富川市长金晚洙和市议会会长及多位国会议员、当地政要和数千名市民参加了本次活动。压轴亮相的第七十八号团体即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天国乐团优美的演奏与法轮功祥和的五套功法，让市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参加当天活动的市国会议员和民众了解到了法轮功真相，并在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的签名栏上签名，有的人希望能购买到法轮功书籍，并表示想学炼法轮功。

富川地区主要媒体《富川时报》对天国乐团获奖的消息和天国乐团的表演队伍做了报导。◇

意大利东方文化节上传播大法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托斯卡纳大区卡拉拉市（Carrara）参加了由意大利奥委会下属机构举办的“东方文化节”。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向来自全国的观众们介绍法轮大法在全世界弘传的盛况，身着传统炼功服装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同时告诉民众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惨无人道的迫害。

“东方文化节”有两万人参加，法轮大法展位上悠扬的炼功音乐与平静祥和的炼功场面，吸引了很多观众，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欣然接受法轮功真相传单，很多有缘人询问炼功的具体信息，还有许多观众要求当场学功（下图）。

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人们都感到震惊和诧异：“人人都需要真善忍，怎么能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到无辜迫害呢？！”很多人签名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即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抵达荷兰访问的第一天，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已在很多国家被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告上法庭的贾庆林再次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

代表荷兰法轮大法学会的律师将诉状传给了荷兰国家公诉机关，控告贾庆林犯有“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荷兰电台一台就此采访了荷兰法轮大法协会主席胡本先生。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又在海牙国会第二议院前举行活动，揭露贾庆林的罪行，同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们拉起横幅，支起展台，分别用中文和荷兰语宣读了致荷兰各界的新闻公告。学员们讲述真相后，人们对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严酷人权迫害深表关注，纷纷表示，这迫害太残忍，应尽快制止。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罗干集团发

迫害元凶贾庆林荷兰再被起诉

动了法轮功的迫害，并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恐怖组织“六一零”办公室，贾庆林就是直接参与人之一。该机构的唯一目的就是迫害在中国大陆有一亿修炼者的法轮功。迄今为止，超过三千四百五十人经证实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贾庆林在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和负责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施以非法关押及酷刑迫害等罪行，这段时间是北京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最疯狂的时期。许多学员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栽赃案”也是在此期间上演的。

二零零四年九月以来，贾庆林已先后在奥地利、西班牙被曾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罪名起诉。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荷兰法轮大法学会向荷兰司法机构再次递交对贾庆林的控状。◇

一位著名作家晚年重病缠身，他用笔记录下了当时病苦之深：

“被长期不治之症折腾的我，躺在床上想：我这是受的什么惩罚？我，我，我究竟受的什么罪？这不公平，不公平啊！”

“蔚蓝色的天空，绒毛般的薄云，花朵的芬芳，年轻人美妙的声音，伟大的艺术作品的美……这一切有什么用呢？每隔两个小时，我马上要吃一勺子令人生畏的无效的药。”

在一年多的病痛折磨后，这位作家去世了，成千上万的人为他送葬。

世上的人，都在追求幸福，可是面对难以逃避的疾病，个人显得多么渺小！幸福显得多么渺茫！

这位作家患的什么疾病呢？是脊椎病。

这忽然便使我想起中国大陆湖北的一个人来，她也曾患有脊椎病，可是自从她二零一一年清明节开始走入修炼之后，便发生了枯木逢春般的变化。她说：“我以前无数次的想到了死。”走入修炼后，“我身体有很大的改观。我记得在学法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洗澡，我的手无意中触到了脊椎处。我惊奇地发现：向左边偏弯的脊椎正了。当时又没有打针和吃药，只是看大法书，弯曲的脊椎都快直了。现在，我的一切病症都基本消失了……从此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我修炼后，再也没吃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了。以前不知吃了多少药和保健品，一点用都没有，而现在我变的一身轻了。”

无独有偶，在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中学生也是走入修炼后，使得她长期呈现“S”型的脊柱两年的功夫就恢复正常了。她妈妈很乐意分享女儿的这段经历：

真福：无病一身轻



“二零零七年，女儿初一入学体检时发现有点轻度脊柱侧弯。高一暑假到医院复检时，发现侧弯已相当严重，诊断是胸弯十九度，腰弯二十度，脊柱成了S型。我们带她看遍了各大医院，告诉我们的结论都是：孩子已停止了发育，骨骼已定型，等发展到四十度时手术治疗。于是就劝女儿走进修炼之门，女儿说：好！我现在开始修炼。女儿做得很好，每天早上炼功晚上学法，很认真。原来在学校中午都要

午休，现在她整天精力充沛，中午也不用休息了，做作业，这样晚上就有时间学法。二零一一年九月底女儿洗澡时，我无意中发现她的脊柱直了。前几天学校组织高二年级体检，在体检表上脊柱这栏，医生写的结论是：正常。”

走上修炼之路，就使得她们绝处逢生，彻底脱离了病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修炼呢？

原来是法轮功修炼。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中国长春传出。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好人做起，按照“真、善、忍”原则不断提升道德水准，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和身体的健康。因为法轮功具有净化身心的奇效，至今，已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上亿不同族裔的修炼者，同时受到海外各项褒奖超过千项。

调查报告《法轮功与健康》一文，曾归纳法轮功修炼祛病健身的特点有五：有效性（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在98.0%以上）、整体性、经济性、对于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良好影响、速度和效果令人惊奇。◇

三碗米线

姑妈把我从小抚养成人，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告诉姑妈：“以后不用惦记我了，我有师父管。”可她还是不放心，经常过来看我。

一天我和姑妈出去办完事，就在一家小餐馆吃过桥米线。我们坐下不久，老板娘就端来三份米线。我说：“我们只要两份，一人一份。”谁知老板娘却说：“我看见你们三个人进来的，怎么是两个人呢？”我们再三解释，可她就坚持说三个人。我问她：“你说的那个人长的什么样？”她说：“在你俩身后，很魁梧高大，穿着灰衣服。”

我一听什么都明白了，悟到师父在点化我救度有缘人，我对老板娘说：“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那就是我的师父。”老板娘惊讶地说：“这可真神啊！你真幸运。”我说：“你能看见，这是你的福份。我的师父传佛法救度有缘人，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生命就会有美好未来。”她非常高兴，还做了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

回家后，姑妈感慨地对我说：“是呀，有师父保护，咱们都平安。”

怎么转眼就在天桥上？

怎么转眼就在天桥上？

几年前，一次我拎着四大包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过天桥。上天桥必经三个平台，我一次拿不了，就两包两包的往上拿，当把头两个大包送到第二平台后，我一边往回走一边想：这些东西太沉了，拎到上边得累的够呛。低头一看，鞋带开了，就蹲下身系鞋带，等站起身，发现我和四个大包都站在天桥顶上啦！

我简直不敢相信，刚才还在天桥底下，怎么一转眼就到天桥上了呢？我不是在做梦吧？我掐了掐自己的肉，很疼，这不是做梦。我突然明白了，这是师父在帮我！从那以后，在修炼中，无论是做资料还是讲真相，不管多难、多苦、多累，一想到师父的洪大慈悲，想到师父叫我们讲清真相救人，就什么困难都不放在心上。◇



投诉天津市港北监狱不法警察张士林

原天津第三勘探设计院工程师周向阳于今年三月五日被再次绑架到天津港北监狱，老母亲在监狱门口穿状衣抗议被非法剥夺会见权，控告港北监狱此前曾对向阳施用的地锚、电击等酷刑。

然而中共机构敷衍塞责，不但不给控告内容进行调查，甚至对监狱内部的非法行为进行袒护。对此，曾经在天津港北监狱遭受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聂宝利致信当地公检法部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该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下是聂宝利给公检法人员的信。

公检法司有关人员：

我叫聂宝利，是天津市武清区“津武电子有限公司”职工。也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受益者。后来曾经在港北监狱遭受过严重的酷刑虐待迫害。

据说现在天津市二检在调查港北监狱，但是却没有期限，对于家属提供的证据线索也并不予调查，而监狱管理局的调查结果是“根本没有那回事”，作为一个同样被港北犯罪行径迫害过的人，我无法接受，无法因为自己现在的自由，就无视那些同胞仍在冤狱酷刑中痛苦的申诉。

在周向阳的家乡近一千五百位民众，很多都与他素不相识，却能做出联名救助的义举，这不能不让我感慨。正义力量正在崛起，人类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特别是当我听到周向阳妻子因控告再一次被陷害绑架的时候，我再也无法回避，我应有的责任，我现在站出来，积极主动的配合检察机关对港北监狱的调查。

下面请允许我以自身在港北监狱的遭遇说明那里酷刑迫害确实存在，而张士林是一贯犯有虐待被监管人罪，渎职罪的执法犯法者。

二零零二年九月份，我再一次被非法送进天津市港北监狱（现天津滨海监狱）。

天津市港北监狱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手段非常残忍，到天津市港北监狱（现天津滨海监狱）后，每天蹲坐十多个小时，我跟他们讲我们炼法轮功没犯法，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为抵制迫害我进行绝食抗议。狱政科把我送到没人知道的地方关押，五监区指导员张士林、五监区监区长杨忠水他们二人是专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转化和迫害的。

张士林他们让我写“保证书”我不写，他们就不让我睡觉。把我关在“独居”，我一困张士林和刘海军就踢我，我绝食抗议，受狱警张士林和杨忠水的指使监狱犯人每天在监狱医院给我灌食（其中有大港区盗窃犯刘海军、南开区贪污犯曹靳革、津南区诈骗犯黄震、还有一北辰区经济犯，其他人姓名不详），每次灌食六个犯人按着我，受张士林指使后来他们把我绑在椅子上，每次灌食都要昏死过去，有时甚至昏迷三、四次，张士林和监狱医院院长蒙某指使四名犯医轮流用钢针往我十个手指扎，见我仍昏迷不醒，就扎脚心，往鼻子上抹氨水，

使用各种手段想让我放弃信仰和绝食抗议。唆使犯人刘海军打我、经常踢我。在医院四个犯人揪着我的四肢把我抛起来往地下摔，我的脊骨被他们给摔裂了。张士林和监狱医院院长蒙某对我说：你怕死不怕死，你不怕死签个字，明天上手术台就刺死你。张士林还穷凶极恶的说：“你不写悔过书你别指望出监狱，让你生不如死！”

在非人的折磨下，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心跳每分钟只有三十至四十下。监狱怕承担责任把我转到大港区医院，在医院里他们给我输了一种不明药物，二十至四十分钟就能输一瓶，输液后我感到血管疼，我就把输液针头拔了，医院的一个主治大夫对狱警说这药对他不起作用，都输了八、九个小时了，一般两三个小时就起作用（我怀疑他们给我输的是一种迫害身体的药物），当时有姓董的和姓郝的，还有两个警察轮流看着我，晚上是两个人看着我，直到我身体实在不行了，我家人看到我这样，对张士林他们说：“五十多天就把人折腾成这样，人就交给你们了，人不行了我们跟你们没完！”怕家人追究他们责任才再一次通知家人把我接回了家。

这一次我在天津市港北监狱（现天津滨海监狱）被迫害了四十多天，在大港区医院被迫害了十多天。整个迫害过程是：张士林，杨忠水、和监狱医院院长蒙某参与并指使狱警和犯人实施的。

我希望执法部门能够秉公执法，追究张士林、蒙某等执法人员的犯罪行为。那些为了身名利益，以执行命令为借口，无视自己良知天职，无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公职人员，当您明知可能是在包庇犯罪，执行非法意志的时候，请想想，你在与什么势力为伍，你的生命将去向何方？

附言：

1、我应该实事求是告诉人世界需要真善忍——在修炼法轮大法以前，我脾气急躁、爱和别人争吵，患有多种疾病：如美尼尔综合症、伤寒、支气管炎、肠炎、后背疼、失眠、眼睛有时看不见东西，走路有时都很困难。每年都要住一次或几次医院，给家庭、单位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每次住院由于花钱多，单位的领导都很着急。

一九九七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不到半年的时间身体一身轻，各种疾病不翼而飞。邻居都说我待人和气了，象变了一个人。法轮大法真正教人向善、道德回升、做好人，做更好的人。

2、我想浊世洪流中可以以史为鉴做出正确的生命抉择——二战时日本住欧领事杉原千亩为救助犹太人免遭涂炭，抗拒政府命令，为他们签证。他说“看来我要违抗命令了，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是在违抗上帝！”他被世界誉为“日本的辛德勒”。东德解体后，原柏林墙卫兵因曾射杀越墙者被判刑，他没有因为是执行命令而豁免，因为他有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选择机会。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伤害了谁？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了十二年，这场残酷的迫害到底伤害了谁？让我们从几位修炼法轮功的医生的遭遇来看看这个问题。

一病人到医院看病，经检查为胃穿孔、肠粘连、直肠癌，都是要命的病。为了能保住病人的生命，家属拿出了一千元钱塞到主刀医生的手里，医生说什么也不要。推来让去，最后医生把钱收下默默地走了。手术非常成功。病人出院那天，医生拿来了一张一千元病人住院押金收据，告诉病人家属说：“你们送我一千元钱，我给你们交了住院押金，这是一千元的收据。我是法轮功学员，不能收病人的红包。”

看到此，不禁想起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缝肛门”事件。一名产妇疑因未给助产士足够的红包遭到报复，肛门竟然被助产士缝上，虽然事后医患双方各执一词，事件一波三折，但无论结果怎样，人们对从医人士的不信任和怨愤已展露无遗。

在中国大陆，医生收红包、开大处方、拖长检查项目，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患者和家属苦不堪言却奈何不得。而以上说的这位修炼法轮功的主刀医生，不但没要红包成功实施了手术，还顾及了患者和家人术前求安全的感受，在手术成功之后才把代交押金的实情告诉家属，足见为对方考虑周全，这真正是有良知的医生。象这样的医生，在修炼法轮功的

医生中比比皆是。有人将他们誉为浊世清莲，一点都不为过。

不幸的是，在医疗乱象中恪守医德本该受到表彰的人群，反而受到中共残酷的迫害。为了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他们被取消行医资格，或被非法监禁，被进行残酷的洗脑摧残。

湖北省武汉三院的外科医生王劲松，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专业知识好，修炼法轮功后，在当时收红包、拿回扣成风的情况下，他从不收病人的红包，按病施药，不开大处方，尽量减轻病人的负担，被誉为“不收红包的好医生”。这样的好人却因为不放弃信仰，遭到三次绑架，分别被非法劳教一年十个月和判刑三年，王医生受尽折磨。

周文生是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的一名乡村医生，深受患者喜爱。他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无论病人有钱没钱，他都真心真意为患者治病，他给患者看病药量足、诊断准，多数头痛感冒一针就好，从不多收一分钱，老百姓亲切地叫他“周一针”。周医生因修炼法轮功被绑架后，当地的乡亲们非常痛心，村领导、村民七百多人联名签字画押，要求政府放人。然而当局不讲法律，不顾民众的



呼声，非法将周医生判刑三年。

几位好医生的遭遇是众多修炼法轮功医生们的缩影。对他们的迫害，受害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面对当局不可理喻的行为，那七百多联名上书的村民该如何忧愤？好医生周围的同事谁还敢以“真、善、忍”为行医准则？而修炼法轮功的医生众多，遍及全国各城市乡村，受到伤害的何止是部份民众？影响的将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

更可怕的是，当善良被打压，自律和良知被抛弃的时候，象病菌一样繁殖的医疗乱象将再也无法抑制，老百姓看病难的出路将被完全封堵。因此，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打压的是人的良知，受到伤害的是全中国老百姓。法轮功带给人希望，中共却致力将这希望毁灭。◇

我因信仰“真善忍”被中共非法关进了监狱。同监室关了一个佛教居士，他说每年都去拜名僧，他劝我放弃法轮功。我让他算这样一道题：

“中央电视台报道炼法轮功死了多少人？”他看过电视，说“1400多人。”

“报道说炼功人有多少？”“好象说200多万”（实际据公安内部调查是7000万到1亿人），他说。

“那么你算算死亡率是多少？”用1400除以200万。”他算了一下，回答“万分之七。”

“从92年到99年是几年？”“七



算算术

年。”

“也就是说，7年当中，每一万个炼法轮功的人会有7个人死亡，平均每年1万个炼法轮功的人中死亡1人，对吗？”“对。”

“你说死亡率是高是低？”他一时回答不出来。我叫他拿他居住区人口死亡情况比一比。他说：“村子里5、6百人，每年都要死几个。”他一时无话可说，不再劝我了。

我告诉他：“中共宣传机器愚弄老百姓，惯用的手段就是造假和玩数字游戏。它骗百姓说经济形势大好，年增长率世界第一，什么7%—8%，用相对数字，不说明基数；它说法轮功不好，死了1400多人，用绝对数字欺骗人，头脑简单或思想单纯的人就容易上当。”

他点点头，若有所思。◇